

## 浦起龍《古文眉詮》評選《左傳》析論

康凱淋\*

### 摘要

清代浦起龍《古文眉詮》是一通代的古文選本，其中《左傳》鈔選錄《左傳》的文章甚多，除了以文學角度評點《左傳》之外，也具體呈顯《左傳》經史之學的學術面向。不僅為後人揭橥古文正宗仍是以嗣續六經奧旨、闡發先聖義蘊為本務，同時又展現了浦起龍湛於經史的治學路數。其次，浦起龍選文廣收並蓄，多元兼容，具體從造言修辭、文意安頓、氣韻風神等角度，點出《左傳》與後代作家的承變關係，建立一套上自《左傳》、《史記》，下至朱熹、馬端臨的古文發展，前後旁通，總其趨勢。在乾嘉時期，王昶、錢大昕、王鳴盛等人糾舉方苞與其他桐城文家時，浦起龍的古文選本已為批評之先聲。

關鍵詞：浦起龍、《古文眉詮》、評點、《左傳》、選本

---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An Analysis of *Zuo Zhuan* with Pu Qi Long's *Gu Wen Mei Quan***

Kang, Kai-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Gu Wen Mei Quan” is an anthology of ancient writings containing works through dynasties, in which the “Zuo Zhuan Jing Shi Chao” features a large number of selected passages from the “Zuo Zhuan”, mainly as a literary commentary. Pu Qi Long illustrates the respective academic orientations of Zuo Zhuan’s scripture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which not only demonstrates his mastery of the subject of scriptures and history, but also illuminates for posterity the fact that the ancient texts of “Zuo Zhuan” remained true to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continuing the Six Classics and elucidating the teachings of the previous scholars. Pu selected a wide range of eclectic and diverse texts, ident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uo Zhuan” and the works of subsequent wri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hetoric, composition, literary harmony, style expression, and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texts from “Zuo Zhu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down to Zhu Xi and Ma Duan Lin.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 when Wang Chang, Qian Da Xin, Wang Ming Sheng and others were criticizing Fang Bao and other Tong Cheng literati, Pu Qi Long’s anthology of ancient texts served as a pioneer of criticism.

**Keywords: Pu Qi Long, “Gu Wen Mei Quan”, Commentary, “Zuo Zhuan”, Selection (Anthology)**

# 浦起龍《古文眉詮》評選《左傳》析論\*

康凱淋

## 一、前言

浦起龍（1679-1762），字二田，江蘇無錫人，晚年自號三山僮老，學者稱為三僮先生。康熙 37 年（1698）二十歲應試中秀才，此後屢試不第，困蹙場屋三十餘年。至雍正 7 年（1729）五十一歲鄉試中舉，隔年應會試，賜進士二甲第十六名。唯仕途並未平步青雲，一生僅任雲南昆明五華書院山長，以及蘇州府學、紫陽書院學官，青浦王昶（1725-1806）、嘉定錢大昕（1728-1804）、王鳴盛（1722-1797）等輩，方為諸生，並遊其門。<sup>1</sup>乾隆 10 年（1745），浦起龍六十七歲請老歸田，編纂浦氏宗譜、完成《史通通釋》，又與同邑華希閔（1672-1751）、顧棟高（1679-1759）編修《無錫縣志》。

浦起龍曾因科舉屢次失意，無心仕進，改多方涉獵經史詩文與典章制度。<sup>2</sup>另據族侄浦霖（乾隆乙未 1775 進士）〈宗老山僮公傳〉記載，浦起龍性好讀書，「服官羈旅，晦明風雨，無不載書以行。……若舉孝友科鄉飲賓者，是則事雖公而仍不離乎書者」，<sup>3</sup>而且治學「精心汲古」、「校書甚嚴」。<sup>4</sup>著作今存《古文眉詮》79 卷、《讀杜

---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明清文學的常異與裂變——第六屆中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21.10.22），承蒙陳恆嵩教授審閱指正；論文投稿期間，兩位審查委員亦惠賜寶貴意見，使本文論述臻於完備，在此一併致謝。

<sup>1</sup>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 253，頁 21。

<sup>2</sup> 「自惟十蹶場屋，進取已灰，顧於左、史、漢魏六朝三唐諸著作，旁及天文律曆、形勢建革上下千古，稍嘗窺其端緒而究其指歸。」清·浦起龍：〈啟臬臺鳳巢族兄〉，《三山老人不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11。

<sup>3</sup> 清·浦霖：〈宗老山僮公傳〉，收入清·浦起龍：《釀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4。

<sup>4</sup> 清·浦霖：〈宗老山僮公傳〉，收入《釀蜜集》，頁 4。

心解》6卷、《史通通釋》20卷、《釀蜜集》4卷、《三山老人不是集》等。其中，《古文眉詮》屬於通代古文選本，選文包含《左傳》鈔、《公羊傳》鈔、《穀梁傳》鈔、《國語》鈔、《戰國策》鈔、《莊子》鈔、《楚辭》鈔、《史記》鈔、漢文鈔、後漢文鈔、《文選》鈔、徐孝穆文鈔、庾子山文鈔、宣公奏議鈔、昌黎文鈔、柳州文鈔、《文苑英華》鈔、六一文鈔、老泉文鈔、東坡文鈔、欒城文鈔、臨川文鈔、南豐文鈔、《宋文鑑》鈔、龍川文鈔、《朱子大全集》鈔、《文獻通考》序鈔等27鈔，文章數量共計807篇，遠多於清初古文選本的選文數量。<sup>5</sup>

浦起龍提到《古文眉詮》的成書動機：「古者編摩之士，窮該萬卷，專久一書。一書論定，舉世莫易；沿及宋季，佹而為評。於是臆揣貌取，傳相倣效，而作者之時之指沒而不出，吾惑焉。」<sup>6</sup>浦起龍有意針貶古文選本的流弊，因為歷來坊本選文相互倣效，編者沒有明確的編選宗旨，導致評述流於重覆蹈襲，選文的作者取向與文章意義自然失真。書名題之「眉詮」似為自謙居下，但若額面無眉則難以表現個人氣宇，<sup>7</sup>間接表彰其書在歷代選本中的學術貢獻。此書編纂時間長達十七年之久：

歲戊申嘗膺薦至會城，攜《史》、《漢》坊評本，自隨意與古會，輒條辨之，此綴筆之始。甲寅為山長滇南，出所積散見本，肆遠方學者就哀合之，得千有八百葉，此彙鈔之始。己未，竊祿於蘇司教事，又緝檢加塗乙，覆騰之，此定藁之始。紫陽書院在學地東北隅，稍出其書院舍，院士見之，喜加商榷焉。辛酉冬，請率錢鋟之版，止之不可，此開雕之始。又三易歲而刻成，計從事於此十有七年矣。<sup>8</sup>

<sup>5</sup> 「康熙年間的另外幾部古文選本，如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選文共12卷222篇，林雲銘《古文析義》通行本選文14卷557篇，蔡世遠《古文雅正》選文14卷236篇，少於《古文眉詮》的選文數量，而只有由清聖祖御選、十二位館臣共同編定的《古文淵鑑》選文1386篇選文數量最多，超過了《古文眉詮》。因此與同時代的大部分古文選本相比，以浦起龍一己之力評選的七十九卷本《古文眉詮》可謂是卷帙浩繁。」盧思逸：《浦起龍《古文眉詮》選評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8），頁34。

<sup>6</sup> 清·浦起龍：〈緣起〉，《古文眉詮》（清乾隆9年三吳書院刻本），頁1上下。

<sup>7</sup> 「夫五官皆有職於面，眉獨無有。雖然，眉弗具，其字弗表。」清·浦起龍：〈緣起〉，《古文眉詮》，頁1下。

<sup>8</sup> 清·浦起龍：〈緣起〉，《古文眉詮》，頁1上。

綴筆始自雍正 6 年（1728）應薦至江蘇會城，以條辨《史》、《漢》坊評本為先。至雍正 12 年（1734）出任雲南五華書院山長，向學友收集更多坊本，裒合參訂，已為《眉詮》雛形。定稿完成於江蘇蘇州府學、紫陽書院學官等任上，期間仍與書院學者商兌內容，最後於乾隆 9 年（1744）刊刻出版。明代出現許多以科舉為主題，包含時文作法、文章評點等性質的經傳專著，作為鄉塾舉業教學之用，如陳懿典《讀左漫筆》、鄒德溥《春秋匡解》、馮夢龍《麟經指月》、鄧來鸞《春秋實錄》、梅之煥《春秋因是》等，浦起龍編選《古文眉詮》和他坐館教書的經歷有關，隨時因應課誦教學而增修改訂，是書亦具有塾本教材的性質。<sup>9</sup>

龔鵬程認為宋代逐漸開始以文學研究《春秋》經傳，入元之後，風氣愈鬯，明清儼然也成為一種趨勢。著作可略分為二類：「一是文學性的，二是教人以作文科舉之法。不同處，在於前者未必著意於制義之需。相同的，則是兩者都推考詞氣行文之法，整體上都應屬於文學性解經讀經法。」<sup>10</sup>浦起龍《古文眉詮》有許多制藝程試等文法提示，可歸屬於後者，而且又處於《左傳》評點全盛期，<sup>11</sup>讀者可從《古文眉詮》評選《左傳》的內容出發，一方面以小見大，歸納《古文眉詮》的評點特色，一方面分析浦起龍將《左傳》納入古文系統的用意，並比較其他《左傳》評點、清初通代古文選本，尋繹浦起龍《古文眉詮》評選《左傳》的學術意義。<sup>12</sup>

<sup>9</sup> 《古文眉詮》除了有陳宏謀、吳大受鑒定，並由三吳書院共一百位士子參校，其中不乏著名的經史、詩文學者如王鳴盛、褚寅亮、張玉穀、周時敏、王廷範、顧我鈞、安經傳等人，因此選本在一般舉業士子中自有其影響力，印合陳開驥所言：「《古文眉詮》評論盡善，亦風行四海，家置一編。」見清·陳開驥：〈釀蜜集序〉，收入清·浦起龍：《釀蜜集》，頁 2。

<sup>10</sup> 龔鵬程：〈馮夢龍的春秋學〉，《六經皆文：經學史／文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頁 119。

<sup>11</sup> 李衛軍將《左傳》評點史分為四期：「明萬曆以前，是《左傳》評點的形成期；明萬曆至明末，為《左傳》評點的發展期；明末至清乾隆時期，為《左傳》評點的全盛期；清嘉慶至民國初年，可稱《左傳》評點的延續與餘暉期。」見李衛軍：《〈左傳〉評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 3。

<sup>12</sup> 學界多研究浦起龍《讀杜心解》、《史通通釋》二書，《古文眉詮》則較少受到關注，目前只有盧思逸的碩士論文《浦起龍〈古文眉詮〉選評研究》是以專著立論，研究面向包含浦起龍生平、《古文眉詮》的編著背景、編選宗旨、編選體例、評點特徵等，已初步呈現《古文眉詮》一書之梗概，且為後人提供許多研究課題，具有開創性的學術價值。

## 二、浦起龍《古文眉詮》《左傳》鈔之鈔例

浦起龍有鑒於坊本選錄《左傳》累篇相襲，多有芟勦之病，主張治經者必須全治《左傳》，若不能綜覽傳文則不得自選文章。<sup>13</sup>《眉詮》評選《左傳》共計 8 卷、156 篇，數量在其選本文選中遠高於其他古文，<sup>14</sup>也是清代康熙朝古文通代選本中較多的。<sup>15</sup>篇章編排乃按照傳文的時間先後為序，唯有少數幾則像是〈子同生〉、〈楚易令尹〉、〈盟于召陵〉、〈晉滅虢滅虞〉、〈楚世子商臣弑其君〉、〈躋僖公〉、〈巫臣取夏姬〉、〈鄭成公卒〉、〈叔孫豹如晉〉、〈楚殺令尹子南〉、〈晉侯以齊侯宴〉、〈晉殺祁盈及楊食我〉、〈賈辛將適其縣〉、〈梗陽人有獄〉、〈伍員肆楚〉、〈邾黑肱以濫來奔〉等文不符合正確排序，但編者另又標明「傳在某某之前」，疑是編校人員眾多，未能即時調整，抑或編訂之後再增加新篇，而鈔錄既成，遂不復更新。

浦起龍於《左傳》鈔列舉鈔例有四：

一曰「隨俗置題」。《內外傳》、《國策》原無題目，相沿添設，穩貼乃安。無經之傳尤所加審。一曰「連傳」。間傳事隔首尾，循事連合別傳，列後有連，斯有間矣。一曰「節文」、曰「摘錄」。節文者，節煩數也。摘錄者，摘原委也。一曰「傳分詮貫」。某是某張本，某是某歸局，為點出之來去分明也。<sup>16</sup>

首先，《眉詮》收錄的《左傳》篇名較不依循慣例，大多直錄經文而已，非如鈔例所言的「隨俗置題」。例如《左傳》名篇〈燭之武退秦師〉，清初古文選本如金聖歎《天下才子必讀書》、林雲銘《古文析義》、吳楚材《古文觀止》皆以「燭之武退秦師」

<sup>13</sup> 「學者治《春秋》必主《左氏》，《左氏》書非全治不可自選。家取以壓卷而芟勦之病起焉，余是鈔弗能革也。」清·浦起龍：〈古文眉詮鈔例〉，《古文眉詮》，卷首，頁 1 上。

<sup>14</sup> 按盧思逸統計，《眉詮》除了《左傳》鈔之篇數最多，後三名依序為昌黎文鈔 77 篇、《文選》鈔 66 篇、漢文鈔 65 篇。見盧思逸：《浦起龍《古文眉詮》選評研究》，頁 35。

<sup>15</sup> 清代康熙朝通代古文選本中，金聖歎《天下才子必讀書》選《左傳》文 48 篇、孫琮《山曉閣古文選》134 篇、林雲銘《古文析義》84 篇、徐乾學《御製古文淵鑑》81 篇、吳楚材《古文觀止》34 篇、過珙《古文評註》33 篇、謝有輝《古文賞音》69 篇，浦起龍《眉詮》選文 156 篇數量較多，而且有 37 篇是其他選本未選之文，比例約佔 24%。當然，每位選家的編選動機、選本宗旨不同，數字多寡僅作為一項參考指標，此處並非以篇數高低論斷選本價值。選本篇目詳見文末附錄：清代康熙朝通代古文選本取選《左傳》篇章表。

<sup>16</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首，頁 1 下。

為篇名，但《眉詮》則直接載錄經文，名為〈晉人秦人圍鄭〉。又如《春秋》隱公五年：「公矢魚于棠」，《眉詮》也直接以經文為篇名，但大多選本如林雲銘《古文析義》、康熙御纂《古文淵鑑》、吳楚材《古文觀止》、過珙《古文評註》則沿用更為熟悉的〈臧僖伯諫觀魚〉。倘若傳文無經，浦起龍則會另訂篇名，或直採傳文開頭語，如〈楚武王侵隨〉、〈隨少師有寵〉、〈楚伐絞〉、〈晉作二軍〉等；或撮取文章主旨，如〈楚武王卒于伐隨〉、〈晉重耳夷吾出奔〉、〈楚越椒之亂〉、〈士會請老〉、〈士燮後入〉等，並在篇名之下註明「無經」。

第二，《左傳》受限於編年體例，單一的史事發展容易分載至不同年份，讀者不易掌握史事的完整歷程。浦起龍《眉詮》打破時間序列，循「連傳」之法，維持事件起訖的完整度，這與各家選本的收錄也有差異。例如〈戰于鞏〉雖是成公二年之傳文，但浦起龍於篇名底下註明：「篇首節錄宣十七之文」，<sup>17</sup>將齊晉鞏之戰的導因溯自卻克至齊嘲笑怒誓，如其眉批所言：「鞏之戰，卻克為主，摘此以見其因」。<sup>18</sup>又如〈戰于鄢陵〉詳載於《左傳》成公十六年，但浦起龍《眉詮》卻另結合成公十七年「范文子反自鄢陵」一事，並評點：「范論始，范論終」、「范文子老成識遠，特為國勢持論，左氏遂以其言筭鍵通篇，作狂瀾底柱」，<sup>19</sup>將范文子預言晉君與國勢之衰，作為事件引脈、文章筭鍵的功能。<sup>20</sup>

第三，「節文」與「摘錄」之法相近，《眉詮》並未嚴格細分，更多直接使用「節錄」一詞。比方〈晉滅虢滅虞〉題目下註明：「篇首節錄莊三十二、僖二之文」，<sup>21</sup>因此文章分為前後二傳，「前傳著虢亡之兆」、「後傳著虞亡之由」，<sup>22</sup>《左傳》僖公二年「假道于虞以伐虢，滅下陽」也形成文章上下之紐。而「節錄」一詞並非皆標示在題目之下，有時亦夾評於行文。我們先以〈齊崔杼弑其君〉之文為例，對比《左傳》

<sup>17</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4，頁12上。

<sup>18</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4，頁12上。

<sup>19</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5，頁5下。

<sup>20</sup> 「本篇敘戰，前中後皆以范文子識遠勸止之言力持之，為晉厲不終引脈，其言乃通身底柱也。」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5，頁1上。

<sup>21</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2，頁8下。

<sup>22</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2，頁8下、頁9上。

和《眉詮》的異同：

《左傳》	《眉詮》
<p>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之《大過》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於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台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勿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乾揶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sup>23</sup></p>	<p>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遂弑之。<sup>24</sup></p>

《左傳》中的底線即是《眉詮》內文，浦起龍主要點出「弑君本情」與「弑君藉口」，作為文章起案，因而省略崔武子占筮、賈舉弑君的過程，並於文後來評：「以上節錄事略」，亦可印合鈔例「節煩數」、「摘原委」的用意。

第四，「傳分詮貫」述及「張本」、「歸局」。「張本」是《左傳》既有的敘事特點，

<sup>23</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卷36，頁617-619。

<sup>24</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6，頁9。

晉人荀崧曾評價《左傳》具備「張本繼末」的性質，<sup>25</sup>杜預註解也運用此方法，<sup>26</sup>預敘後事之發軔，提示讀者掌握事件發展，《眉詮》稱之「張本」、「起本」。<sup>27</sup>例如襄公三年〈魏絳以刑佐民〉，晉悼公之弟於雞澤之會破壞軍紀，魏絳按軍法戮其僕。悼公不滿受辱，欲殺魏絳，但讀畢魏絳奏書後，使佐新軍。浦起龍於《左傳》「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一句眉批：「節用晉侯意中語作贊，為魏絳得政起本。」<sup>28</sup>將此連結至襄公四年魏絳和戎、襄公九年魏絳多功等事。而「歸局」與「張本」、「起本」對應，但《眉詮》多以「終歸」、「結案」指稱。如浦起龍認為秦、晉交兵始自僖公三十二年〈秦伯出師襲鄭〉，其中蹇叔提到「晉人禦師必於殽」，<sup>29</sup>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就是此事之「結案」：「此歸結禦殽一案」、「終禦殽案，晉敗秦也」。<sup>30</sup>

### 三、窮源竟委：浦起龍《古文眉詮》《左傳》鈔的 文學評點

浦起龍曰：「文固無無根之篇法也。」<sup>31</sup>《眉詮》具備課誦教學的特色，所以在文章寫法的提點更為詳盡。若單從《左傳》鈔就包含伏、點、起、兜、跟、提、煞、映、對、逗、扼、配、照、勒、收等字法句法，至於筆法又可細分為主筆、正筆、反筆、領筆、帶筆、特筆、轉筆、夾筆、暇筆、接筆、曲筆、補筆、旁筆、插筆、

<sup>25</sup> 關於《左傳》「張本」的內容，詳見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8），頁191。

<sup>26</sup> 如《左傳》莊公六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杜預注：「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為經書楚事張本。」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8，頁142。

<sup>27</sup> 「張本」、「起本」二語同義，「起本」亦見於杜預註解，如《左傳》襄公七年，衛卿孫文子聘魯，專橫傲慢，不知進退，杜預即曰：「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30，頁519。

<sup>28</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5，頁7上。

<sup>29</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17，頁288。

<sup>30</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3，頁10上、頁11上。

<sup>31</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63，頁25上。

託筆；布局又涵蓋接脈、伏脈、引脈、設局、引局、入局、轉局、領局、起局、練局、換局。在修辭方面亦明確地點出《左傳》具備激醒法、凌架法、唱嘆法、搭紐法、遙接法、補注法、接遞法、排列法、併湊法、提挈法等運用，目不暇給。<sup>32</sup>

單看上述的用字遣詞，《眉詮》似乎流於場屋餽釘之學，但實際上浦起龍非常重視古文系統的源流發展。《文選》鈔例即言：「誠有如《隋志》所云也：『論者進《選》則退《史》、《漢》、八家，進《史》、《漢》、八家則退《選》。』愚意派別固殊，源流斯在，矜慎持擇，以存一大段風會，宜無不可。」<sup>33</sup>浦起龍選文不以成見預設立場，文中雖未明言派別和源流的內容，但可理解他對源流本末的重視，呼應《眉詮》〈緣起〉之編纂目的：「吾審循一二其本而述焉。」<sup>34</sup>《左傳》鈔中也表示〈鄭伯克段于鄆〉「開史家贊體」、<sup>35</sup>〈秦晉戰于彭衙〉「開史家附傳之體」、<sup>36</sup>〈遷延之役〉「篇尾開史家牽連書之之法」，<sup>37</sup>揭示《左傳》是後代史書體例、史家筆法之濫觴，當然也包括《左傳》與《史記》的關係。

《眉詮》昭公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敘寫楚靈王志滿氣盈、驕矜侈橫，有意求九鼎於周、求許田於鄭，遂詢問子革的意見。子革面對楚靈王矜張之狀，表面上是一味順從，但在三問三答之間實乃婉言暗諷。浦起龍曰：

子革前三對以不奪為奪，妙矣。至左史駁換之間，意喻色授，痕跡俱融，非神於技者，必不免拖泥帶水，此乃龍門潔字之祖。<sup>38</sup>

<sup>32</sup>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眉詮》建立許多文法格式，但也提到「文章固無版樣也」，而且最高的作文境界乃是寓有法於文法之中。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出聘〉，浦起龍眉批歸納了遙接法、補注法、接遞法，但最後總評則嘆無法可說：「文章至此，直得無法可說。倘逸去請樂一章，只是歷聘魯、齊、鄭、衛、晉五國，作五段平看耳。妙在介入歌舞讚嘆五百二十餘字，覺宗國別開氣象，公子別有胸羅，篇局別張機軸，正又于無法中出生諸法也。」季札歷聘五國之敘事相類，添入季札聞樂知德，使歷聘和觀樂相融，方使文章別開氣象。縱有各種作法可傳，此篇文字卻妙在諸法生于無法之中，融成一片。見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6，頁18下；卷48，頁10上。

<sup>33</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首，頁7上下。

<sup>34</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頁1下。

<sup>35</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3上。

<sup>36</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3，頁12上。

<sup>37</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5，頁18上。

<sup>38</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7，頁17下。

清初古文選本評選此文可分為兩類：一類則是慨歎楚靈王侈心已甚，不能聽取子革之言而悔悟遷善，康熙御纂《古文淵鑑》、林雲銘《古文析義》、謝有輝《古文賞音》都是持此看法。<sup>39</sup>另一類是分析子革前後諫語的諫法特色，如孫琮總評：「前路接口依順，絕不經意；後亦冷語安放，初若無心，而危悚之言，已出自倚相之口，已先見於〈祈招〉之詩。」<sup>40</sup>稱美此文乃古今第一絕妙諫法。過珙《古文評註》與吳楚材《古文觀止》所言相近，亦謂子革前諫「一味將順」，後諫「閑閑喚醒」，前後若不相蒙，<sup>41</sup>而浦起龍總評前段提到的「以不奪為奪之妙」，指子革能在似有若無之間提出諷諫，皆近於上述意見；至於總評後段則說明《左傳》安排左史出現是「襯賓」功用，如「演劇串頭」，不僅巧妙地融入問答對話，更能直接引出子革論述古事，一出入，轉換得當，成為司馬遷《史記》潔字之法的濫觴。<sup>42</sup>雖然部分選本提到此文「節奏頓挫」、<sup>43</sup>「抑揚頓挫，古雋峭潔」，<sup>44</sup>但未如浦起龍《左傳》鈔提到對《史記》的影響。

又如〈范氏滅欒氏〉一文，《左傳》敘述欒盈入晉，聯合魏舒為內應，將發亂起

<sup>39</sup> 徐乾學《淵鑑》引宋德宜語：「楚靈驕侈太甚，錮蔽已深，雖感子革之言，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林雲銘亦云：「靈王既悟，使即時換罪己之言，振旅歸國、修德恤民，猶可免訾梁之潰，然此副侈心蓄之已久，非大有得力者必不能一刀兩斷，靈王豈能及此？宜其不免。」謝有輝《賞音》總評仍持相似觀點：「然其病根，只是不能克其侈心。使能克己，下引罪之令，封陳、蔡，復遷邑，息兵革，絕遊觀，保境安民，自今日始，則人心之思亂者必緩。……奈錮蔽極而悔悟不深。」見清·聖祖玄燁選，徐乾學等編注：〈楚子革對靈王〉，《御製古文淵鑑》（清康熙 49 年武英殿刻五色套印本），「正集四」，頁 14 上。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初編）》（臺北：廣文書局，2001），卷 1，頁 55-56。清·謝有輝：〈鄭丹諫楚靈王〉，《古文賞音》（清嘉慶 3 年長洲紅杏齋刊本），卷 2，頁 51 下。

<sup>40</sup> 清·孫琮：《重刊山曉閣古文全集》（清道光遺經堂刻本），卷 3，頁 61 下。

<sup>41</sup> 吳楚材《觀止》曰：「楚子一番矜張語，子革絕不置辯，一味將順，固有深意。至後閑閑喚醒，若不相蒙者，既不忤聽，又得易入，此其所以為善諫歟？」過珙《評註》評語和吳楚材《觀止》相似：「楚靈一派嚙語，子革不與置辯，一味將順，固有深意存焉。入後閑閑喚醒，若不相蒙者，妙舌妙文！」見清·吳楚材、吳調侯選注，安平秋點校：《古文觀止》（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2，頁 73。清·過珙：《古文評註全集》（臺北：宏業出版社，1975），卷 2，頁 100。

<sup>42</sup> 林雲銘曰：「此時倚相恰來得湊巧，代子革作刀砧，先受了一場輕薄，妙絕！」《析義》雖也提到左史安排妙絕，但未涉及《左傳》和《史記》的關係。見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初編）》，卷 1，頁 55。

<sup>43</sup> 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初編）》，卷 1，頁 56。

<sup>44</sup> 清·聖祖玄燁選，徐乾學等編注：《御製古文淵鑑》，「正集四」，頁 12 下。

事，范鞅因此挾持魏舒：

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駟乘。」持帶，遂起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sup>45</sup>

時勢急迫，范鞅劫持如迅雷不及掩耳，機警果敏。一般古文選本多未選此文，孫琮《重刊山曉閣古文全集》雖選此文，但夾批曰：「強取之法，妙在不測。」<sup>46</sup>浦起龍則點出硬劫敘急為《史記》之先導：「全用硬劫。此等敘急事，開龍門之先。」<sup>47</sup>

浦起龍重視考鏡源流，從其文集《釀蜜集》可以看到不少篇章都屬這類性質。史學方面有〈經史異同〉、廓清六經、《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綱目》的經史分流與興衰；〈二十一史得失〉一文則以「《史》《漢》遺意」評價歷代史書。文學方面有〈詩學源流〉、〈漢魏六朝詩〉、〈唐人詩〉、〈宋以後詩〉，歷敘五言、七言古詩，五言、七言律詩擅長的作家，以及作家特色、宗法對象、時代風尚。小學方面則有〈韻學〉、〈字學〉，另外還有〈書法〉、〈書體十斷〉，<sup>48</sup>都屬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意，古文選本《眉詮》也符合這一特色。

除了《左傳》、《史記》之外，《左傳》與唐宋文也有相沿之法。昭公五年〈韓宣子如楚〉極寫楚靈王汰侈無禮，欲刑辱韓起、叔向，但蘧啟疆剴切上諫，《左傳》記載其述及晉國世族大夫的狀況：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sup>49</sup>

<sup>45</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35，頁603。

<sup>46</sup> 清·孫琮：《重刊山曉閣古文全集》，卷3，頁20下。

<sup>47</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6，頁4下。

<sup>48</sup> 以上詳見清·浦起龍：《釀蜜集》，卷2，頁24-35。

<sup>49</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43，頁747。

《左傳》此段大力鋪張晉國人才世族，孫琮眉批：「一路極言晉臣之盛」、「寫得聲勢可畏」，<sup>50</sup>至於浦起龍則先提示修辭，再言韓愈、蘇軾仿效：

上用排列法。下用併湊法。筆頭熱鬧酣猛，韓、蘇論事效之。<sup>51</sup>

「排列法」指趙成、中行吳，到叔椒、子羽等人；「併湊法」則謂韓賦七邑、羊舌四族、五卿八大夫、十家九縣等合稱，另連結至韓愈、蘇軾文章論事亦有《左傳》此類「排列法」、「併湊法」等運用。或是像陸贄〈收河中後請罷兵狀〉一文，《眉詮》亦曰：

每到議論曲透處，多用代法。此四疊，兩在叛黨心裏說，兩在軍民心裏說，聲情曳曳，法蓋得之左公也。<sup>52</sup>

此指陸宣公引危疑懼討者、脅從同惡者、倦苦思安者、凋殘望理者四種身分的心聲，陳述罷兵的重要，此議論代法也是植本於《左傳》。

另外，浦起龍也將《左傳》篇章修辭視為唐宋「贈序」文體的取法對象。《左傳》昭公元年，周景王派劉定公赴潁地慰勞趙孟，居於雒汭之濱。劉定公揚美大禹功績，勉勵趙孟勤勞王事、庇護百姓。《眉詮》選錄為〈劉定公勞趙孟于潁〉，於此眉批：

境近情遙，絕妙當筵贈人序，韓、歐每得此神韻。<sup>53</sup>

從南宋呂祖謙《古文關鍵》、樓昉《崇古文訣》、謝枋得《文章軌範》開始，古文選本就有強烈的實用功能，參加科考的士子無不讀解重要選本，以便遵循某項固定的撰寫公式、技巧，明清寫作八股文更是如此。但模仿古文不止於結構形式而已，若能融入古文氣格，更能使時文接近古文，<sup>54</sup>《左傳》、韓、歐的「神韻」自然可提供舉子習文借鏡。又如《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辛將適其縣〉，坊本多未選此文，清

<sup>50</sup> 清·孫琮：《重刊山曉閣古文全集》，卷3，頁58上。

<sup>51</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7，頁12上。

<sup>52</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45，頁7下。

<sup>53</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7，頁3下。

<sup>54</sup> 「『以古文為時文』只表示在維持原有格式的基礎上運以古文的作法和融入古文的氣格」、「要使時文接近古文，最重要的還是要融入古文的氣格」。鄭健行：《科舉考試文體論稿：律賦與八股文》（臺北：臺灣書店，1999），頁195、198。

末吳闈生曾提到先大夫評曰：「退之贈序大率祖此。」<sup>55</sup>而浦起龍業已提及此觀點：

絕妙一篇贈行序。韓、柳近之，歐陽不逮矣。《傳》中有兩篇送序體，晉申生伐臯落及此。<sup>56</sup>

不僅明言《左傳》〈晉使太子伐臯落氏〉、〈賈辛將適其縣〉屬於「送序體」，還評比韓愈、柳宗元、歐陽修學習此文的高下，這類評論在其他坊本中亦較為少見。

#### 四、浦起龍《古文眉詮》《左傳》鈔 與《左傳》學的關係

##### （一）經解與釋義

雖然明、清有許多學者從文學角度評點《左傳》，但《左傳》自然有其羽翼聖經的學術地位，不因「文論」而改變「經解」之性質。浦起龍治學以「宏博」為特點，<sup>57</sup>兼研群經子史、詩歌文辭、名物典章、聲音訓詁、天文律曆之學，<sup>58</sup>因此《眉詮》評選《左傳》不僅蘊含文學觀點，也呈現經傳評論。浦起龍曾列舉「《左氏》善言兵」、「《左氏》所以為兵之祖也」，<sup>59</sup>或是「《左氏》頗喜襍祥讖緯之說」，<sup>60</sup>這類觀點雖先見於前代經學家，但在講求制藝的文章選本中仍屬少有。更特別的是，浦起龍還將《左傳》視為其他經著義疏。

如《左傳》文公四年甯武子聘魯，解釋〈湛露〉、〈彤弓〉二詩義旨，浦起龍認為：「此種不唯筆墨雅飭，實亦學士家攷求義疏之資。」<sup>61</sup>又如成公十三年，成肅公受賑於社，劉康公從禮義威儀評價成肅公不敬，《左傳》鈔亦言：「與《詩》之有物

<sup>55</sup> 李衛軍編著：《左傳集評》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1868。

<sup>56</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8，頁9上。

<sup>57</sup> 清·潘遵祁：〈釀蜜集序〉，收入清·浦起龍：《釀蜜集》，頁1。

<sup>58</sup> 清·費念慈：〈釀蜜集序〉，收入清·浦起龍：《釀蜜集》，頁3。

<sup>59</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7下、頁20下。

<sup>60</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23上。

<sup>61</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3，頁14下。

有則，同一精語。《庸》、《孟》、程、朱說理之宗。」<sup>62</sup>這類觀點都屬文辭之外的評述，甚至還主張「使《左氏》作《禮》、《詩》義疏，漢、宋皆當退舍」，<sup>63</sup>揭櫫《左傳》解經的多元與深入。不過，畢竟《眉詮》體例不屬於傳統的註解箋疏，所以經傳評點尚無法組成一套完整的經說系統，茲將與《左傳》解經有關的說法整理如下：

### 1、著實：《春秋》與《左傳》相表裏之功

〈鍾巫之變〉載錄魯隱公見弑一事，大多古文選本皆未收，《眉詮》總評提到《左傳》「著實」之功：「傳公薨也，自隱之絕而魯皆桓後矣，故舊史諱之。經因之而傳乃著其實，可見經傳相表裏之功。」<sup>64</sup>《春秋》經以魯《春秋》為本，記事簡要，劉知幾曾揭櫫《春秋》書法原則：「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sup>65</sup>因此《左傳》「著實」顯得相當重要。「經」、「傳」關係如同「斷」、「案」之法，<sup>66</sup>「著實」不是單純的行事存錄，而是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sup>67</sup>這觀點同樣可見於《眉詮》〈蔡衛陳從王伐鄭〉一文之評語：「鄭莊於是為春秋罪魁矣。經止書伐鄭，大分嚴明；傳平書對敵，大惡自著。」<sup>68</sup>浦起龍主張孔子《春秋》「正彝倫」、「維王迹」，<sup>69</sup>故桓公五年經文之書法以正尊王之大分，傳文所記彰顯鄭莊公禦周王、陵天子之大惡。

此外，「著實」也使《左傳》更勝於《公》、《穀》。〈楚文王滅鄧〉總評：

是時荆楚啟疆南鄙，赴告之文不及上國，經皆不見。設無《左氏》，齊桓外攘何以稱焉？然則《左氏》之功高於《公》、《穀》遠矣。<sup>70</sup>

楚國赴告或限於地遠因素，無法順利報達魯國，若史冊未能載錄，經書亦必空缺。

<sup>62</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4，頁20上。

<sup>63</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5，頁9上。

<sup>64</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10上。

<sup>65</sup>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14，頁421。

<sup>66</sup>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宋·程顥、程頤：〈入關語錄〉，《河南程氏遺書》，收入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15，頁164。

<sup>67</sup>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14，頁421。

<sup>68</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13上。

<sup>69</sup> 清·浦起龍：〈經史異同〉，《釀蜜集》，卷2，頁24。

<sup>70</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18下。

透過《左傳》「著實」，可以具體掌握楚國憑陵華夏而齊桓遏其強暴一行，這也是《左傳》成就高於《公》、《穀》之因。

## 2、霸統興衰：觀春秋世變升降

《春秋》經傳大抵記載王政末流、伯事終始與列國之離合，<sup>71</sup>這又與華夷消長為休戚。浦起龍雖然和經學家直從書法褒貶評價霸統的取徑不同，但從《左傳》文章點出伯業興廢之起訖，也是一項詮解經傳的方法。我們可羅列《左傳》鈔中和伯業相關的評語：

春秋之初，左氏所不一書者，無如鄭莊之惡、楚武、文之橫，皆所以啟齊、晉也。王者不可得，霸尚可緩哉！是故《春秋》之事，桓、文為之綱。（〈蔡衛陳從王伐鄭〉總評）<sup>72</sup>

晉霸最久，其亂源亦最深，皆所以啟晉文也，自此篇始。（〈晉驪姬嬖〉總評）<sup>73</sup>

秦穆創霸，於此始基。（〈戰于韓〉總評）<sup>74</sup>

秦穆之霸，成於此也。（〈秦伯伐晉〉總評）<sup>75</sup>

是篇楚莊定霸正文。（〈戰于邲〉眉批）<sup>76</sup>

晉悼乃駕楚繼霸者，此其初立也，早凜凜見英略。（〈晉人立悼公〉總評）<sup>77</sup>

自此晉霸亦衰。（〈范氏滅欒氏〉總評）<sup>78</sup>

晉失諸侯之徵。（〈晉侯以齊侯宴〉總評）<sup>79</sup>

<sup>71</sup> 「《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伯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宋·李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頁13020。

<sup>72</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13上下。

<sup>73</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2，頁2上。

<sup>74</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2，頁14下。

<sup>75</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3，頁12下。

<sup>76</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4，頁3上。

<sup>77</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5，頁6上。

<sup>78</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6，頁5上。

<sup>79</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7，頁18上。

齊桓、晉文自然是《春秋》經傳第一等要事，此外如秦穆公、楚莊王、晉悼公、晉平公、晉昭公之盛衰也是《眉詮》關注的焦點，讀者閱讀《左傳》正能從伯主更替掌握春秋世變升降，如〈吳越戰于李〉總評：

周遷而齊霸，齊衰而晉繼，晉弱而楚驕，楚又退而吳、越且侵，馴主夏盟，世變於是極焉，此春秋升降之大略也。<sup>80</sup>

以往在宋代《春秋》學的解經系統中有「以史通經」之法，亦即由「事理」、「事勢」、「世變」作為理解經義的基礎，<sup>81</sup>浦起龍述及春秋的伯統世變雖非首創，但在古文選本系統中卻顯得獨特。其次，浦起龍曾與顧棟高編修《無錫縣志》，顧棟高著有《春秋大事表》一書，主張「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勢數變，如高山大川，學者須高處立，大處看，形勢曲折，高低起伏自見」，<sup>82</sup>讀經亦以觀勢察變為主，浦起龍藉《左傳》關注春秋世變之升降的角度與其相合，似也和二人精於史學的學術經歷相關。<sup>83</sup>

## （二）史鑑與立德

「以史為鑑」向來是中國傳統重要的政治思維，人們將歷史的理亂榮枯作為資鑑勸懲的指導原則。周光慶《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說：

中國古代哲人學者善於以體驗的方式把握事物的意義，長於在悠久的史事裡體察歷史的法則，故而強調以史為鑑、以事為鑑。……左丘明「以事解經」，

<sup>80</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8，頁17上。

<sup>81</sup> 孫旭紅歸納宋代蘇轍、朱熹、呂大圭、黃震等學者經史交融、以史通經的方法：「以史通經之法並非是有一褒貶、義例之說在先，再以事例證成其說，而是將《春秋》所關注的事理、事勢、世變等作為理解經義的基礎。因此，以史通經並非是以史學研究代替經學思考，而是基於經、史各自的特性，在兩者間尋找一條可以共通、共融進而可以相互啟發的渠道。」見孫旭紅：《居今與志古：宋代《春秋》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148。

<sup>82</sup> 清·顧棟高：〈讀春秋偶筆〉，收入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33、37。

<sup>83</sup> 浦起龍著有〈經史異同〉、〈二十一史得失〉、《史通通釋》，對史學的研究程度自不待言。顧棟高曾撰修《河南省志》、《淮陰志》、《淮安府志》，編纂方志的經歷相當豐富，又撰《王荊國文公年譜》3卷、《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8卷，亦具備鮮明的史學背景。詳見吳樹平：〈顧棟高和他的春秋大事表〉，收入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2-4。

在努力以史事昭示《春秋》法則的同時，也必然會以史事表現他所認識的歷史法則。<sup>84</sup>

《左傳》記載春秋歷史，無形中從歷史法則提供讀者資鑑昭示的功用，浦起龍《左傳》鈔也以《左傳》史事呈現他所認識的歷史法則。例如〈宋穆公卒〉一文，宋穆公臨終前囑託大司馬孔父嘉，命立其兄宋宣公之子與夷為君，另使其子公子馮出居於鄭。《左傳》鈔總評：

宣公舍子立弟，非正法也，旋致伐鄭弑立之禍。趙宋金匱之盟，所以自賊其後也。<sup>85</sup>

浦起龍連結《左傳》桓公二年宋督殺孔父嘉、弑宋殤公、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一事，評價宋宣公以兄立弟的錯誤，並延伸至宋太宗趙光義殺太祖之子，以示鑑戒。

又如〈戰于邲〉，清初其他古文選本如孫琮《重刊山曉閣古文全集》認為晉、楚邲之戰，楚勝之因在於服鄭，而晉國大夫「進既無紀，退復無備，議論紛紛，以致取敗」。<sup>86</sup>謝有輝《古文賞音》也有類似意見：「敘邲之戰，楚君臣何等決斷，晉諸卿何等散漫，其勝負皆不待既戰而決也」。<sup>87</sup>至於浦起龍則評曰：

晉敗如唐九節度圍鄴，令不一也。<sup>88</sup>

述及唐代安史之亂中，乾元元年（758）唐肅宗命郭子儀、魯炆、李奐、許叔冀、李嗣業、季廣琛、崔光遠、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追剿安慶緒，但各地軍隊沒有統一的指揮調度，最終被史思明截斷糧道，唐軍也只能南撤，官方討伐失敗如同邲之戰晉國「令不一」之因。

另外，明代劉祐（?-?）編選《文章正論》，極重史事評價，曾批評時人纂集文章「不關世教」的風氣：「諸家纂集大率以辭之工拙為高下，而論世攷德溺其職矣。至專主雕蟲小技，於理道則疎；或醇駁兼收，而薰蕕無辨，俾後之讀者茹華忘實，

<sup>84</sup> 周光慶：《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314-315。

<sup>85</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4下。

<sup>86</sup> 清·孫琮：《重刊山曉閣古文全集》，卷2，頁32下。

<sup>87</sup> 清·謝有輝：《古文賞音》，卷2，頁13下。

<sup>88</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4，頁9上。

浸淫於浮靡而不自覺。世道人心不古有繇哉！」<sup>89</sup>劉祐的意見並非特例，至晚清曾國藩（1811-1872）仍在檢討這類學風：「僕嘗謂末世學古之士，一厄於試藝之繁多，再厄於俗本評點之書，此天下之公患也。」<sup>90</sup>文中所指的「試藝繁多」確實關係文集選本的編纂導向，<sup>91</sup>有意無意皆已壓縮「論世考德」的空間。

付瓊分析官刻、坊刻、家刻三種舉業讀本的不同：「官刻舉業讀本以載道為中心，重標榜而略實用；坊刻舉業讀本以射利為中心，重銷量而輕質量；家刻舉業讀本則以文法為中心，輕利名而重效果。」<sup>92</sup>坊刻、家刻本的主軸多置於作文教學，指陳各種布局要領、字詞遣驅、結構編排等方法，官刻本更側重有裨名教、切合世用的意義，如康熙御纂《古文淵鑑》書名「淵鑒」一詞就直接點出特徵。<sup>93</sup>浦起龍《左傳》鈔雖非官刻性質，卻也蘊含不少修身治世的思想，尤其取鏡於《左傳》的人物言談。

《眉詮》〈士燮後入〉記載鞏之戰晉軍勝利返國，士燮不居功，故入國列於隊伍之後，並向其父解釋：「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sup>94</sup>《古文淵鑑》評點引王鴻緒（1645-1723）語：「謙則受益，和則致祥，人臣協恭之道，莫不宜然，況軍政乎！」<sup>95</sup>撮舉「人臣協恭之道」的重要，浦起龍則於眉批：「深鑒」二字，<sup>96</sup>肯定士燮之言。

《左傳》莊公四年〈楚武王卒於伐隨〉，諸本古文選本皆未選，此篇記載楚武王伐隨，臨行前心蕩，夫人鄧曼感嘆：「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

<sup>89</sup> 明·劉祐編選：〈文章正論序〉，《文章正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424-425。

<sup>90</sup> 清·曾國藩著，馮曉林審訂：〈謝子湘文集序〉，《曾國藩文集》（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頁404。

<sup>91</sup> 羅軍鳳也點出這類狀況：「清代大多數評點都是有關制藝的，不管少數人如何做著古文評點，最終都將融沒在制藝評點之中。」見羅軍鳳：《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342。

<sup>92</sup> 付瓊：《文學教育視角下的文學選本研究：以家塾文學選本為中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50。

<sup>93</sup> 朱金水統整《御製古文淵鑑》選錄《左傳》的文章主題包含三類：君子修身教民、君臣之道、國君為政之道，官方透過文章「彰大體」、「正是非」。見朱金水：《〈古文淵鑑〉選評〈左傳〉研究》（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20），頁44-45。

<sup>94</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25，頁429。

<sup>95</sup> 清·聖祖玄燁選，徐乾學等編注：《御製古文淵鑑》，「正集二」，頁28上。

<sup>96</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4，頁15下。

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sup>97</sup>預料楚武王福祿已終，將死於行軍路上，之後發展如其所言。浦起龍曰：「夫人語精，可垂惡盈之戒。」<sup>98</sup>春秋初期，楚武王以蠻夷僭王猾夏，對中原連年用兵，浦起龍形容楚武王「僭猾自擅」，<sup>99</sup>不滿其行事，此處則從鄧曼之嘆，作為「禍盈」、「惡盈」者之警語。

浦起龍《眉詮》曾選入朱熹〈行宮便殿奏筭〉一文，總評說明選錄原因：

所取乎朱子之文，將使學者讀之，於觀理之路、入德之門，昭然如鏡之發覆、車之就軌，無復有揜其明而謬迷其所往者，則非獨文焉已也。<sup>100</sup>

《眉詮》雖以舉業教學為主，但亦重視道德訓育，期許學者讀文習文能助於觀理入德，這主張如同他推崇朱熹〈讀唐志〉「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一說：

「道德文章，不出於二」八個字，壓倒六經以後作者。知言立言，自宜奉此為本論。……道必常伸，文不偏屈，相發而相持，知其一亦知其二，乃稱智焉。<sup>101</sup>

因此浦起龍對《左傳》宣公十七年，范武子欲告老退休，箴規兒子士燮行事唯「敬」，文末總評：「治情格言，當作座右銘」；<sup>102</sup>甚至在《國語》〈公父文伯之母論內朝與外朝〉，敬姜告誡季康子君卿與婦人各自的職責本分，亦總評道：「敬姜訓家之語非一，此一條立臨朝預政之大防，非淺小關係。」<sup>103</sup>關注文章中男女、君臣之分際，這類都屬於道德治亂等垂戒觀點。

<sup>97</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8，頁140。

<sup>98</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18上。

<sup>99</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18上。

<sup>100</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76，頁3下。

<sup>101</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76，頁22上。

<sup>102</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4，頁12上。

<sup>103</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0，頁7下。

## 五、浦起龍《古文眉詮》《左傳》鈔的學術意義 ——與方苞《左傳義法舉要》、《古文約選》的比較

方苞（1668-1749）在清初文壇富有聲望，對古文義法的提倡、應用、標榜無不影響著乾嘉文學的學術趨勢，但實際上面對的反動亦不少。單以浦起龍之門生而言，錢大昕（1728-1804）就批評方苞治學不能博觀：「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於義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sup>104</sup>王昶（1725-1807）指導彭晉函不應以時文為古文，建議作文宜「湛於經史，以養其本，久之後達，則取於心而注於手，得其真也必矣」，<sup>105</sup>也同樣不循方苞主張的古文理念，<sup>106</sup>浦起龍的古文選本更是這類批評之先聲。

在《左傳》「義法」方面，方苞著有《左傳義法舉要》一書，此書刊刻於雍正6年（1728），其中不乏對《左傳》謀篇和修辭技巧提出評點，尤以文章「脈絡貫串」、結構「連類而書」與「兩兩相映」的論述最為精采詳盡。<sup>107</sup>羅軍鳳分析方苞《左傳義法舉要》高度要求對稱，將《左傳》的「對稱法」發揮極致是其創見。<sup>108</sup>浦起龍《眉詮》固然亦有對偶思維的運用，<sup>109</sup>但並非文論主軸。我們可先比較方苞、浦起龍共有的文章評點，分析兩者差異。

以《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來說，方苞在夾批中提到四次人事的「相映」，總評又再次細談「相對」的內容：

敘事之文最苦散漫無檢局，惟《左氏》於通篇大義貫穿外，微事亦兩兩相對。

<sup>104</sup> 清·錢大昕：〈與友人書〉，《潛研堂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33，頁16。

<sup>105</sup> 清·王昶：〈與彭晉函論文書〉，《春融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0，頁3。

<sup>106</sup> 劉奕曾分析清代乾嘉經學家如王昶、江藩、錢大昕、朱珔、王鳴盛、陳壽祺等人對方苞的批評，與其古文觀念的立場異同。見劉奕：《乾嘉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57-87。

<sup>107</sup> 黃肇基：《鑿奧與圓照：方苞林紓的《左傳》評點》（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207-208。

<sup>108</sup> 羅軍鳳：《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頁355。

<sup>109</sup> 比方他表示〈公敗齊師于長勺〉「層節對舉，章法矜鍊」，或是認為〈戰于鄆陵〉「敘事獨用章章對偶之法」。見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1，頁20下；卷5，頁5下。

此篇言晉侯有德有禮而能勤民，所以勝；子玉無德無禮不能勤民，所以敗，其大經也。中間晉侯能用人言，不獨博謀於卿大夫，且下及與人；得臣剛愎自用，不獨榮黃之諫不聽，楚眾欲還不從，即楚子之命亦不受，又一反對也。楚子不欲戰而得臣強之，晉侯疑於戰而諸臣決之，又一反對也。晉侯之夢似凶而終吉，得臣之夢似吉而終凶，又一反對也。楚所愛者曹衛，晉所急者宋；魯則陽從晉而陰為楚，鄭則始嚮楚而終從晉，皆兩兩相對，所以杼軸而成章也。<sup>110</sup>

此篇兩兩相對晉文公文德教民、子玉剛而無禮；晉文公參考輿人意見、子玉不聽楚眾之謀；楚成王命子玉去宋退兵，但子玉堅持請戰、晉文公對戰爭顧慮，而子犯、欒貞子勸戰；晉文公有盪腦之夢、子玉有河神之夢等事件，將正反相對視為篇章結構的布局之法。浦起龍《眉詮》〈戰于城濮〉則總評：

是傳也，成晉霸也，春秋大戰第一也。分四大支：開局一支，以曹、衛為媒，以齊、宋助采。正局二支，一在未戰前步驟生波，一在臨戰時出陣整變。收局一支，尊王以正名，錫命以張伐。通篇文德軍機，奇正相輔。山岳動搖之筆，部州居次之文。接上篇文教之脈，處處用德、禮字點眼。<sup>111</sup>

文中也側重謀篇布局，但以開局、正局、收局四大支為主，對應到眉批，每局各有主意：如開局「借曹、衛致齊、秦，策奇語旺。案齊、秦特藉張勢耳，後文只晉、楚交綏」，正局「策更奇」、「直用曹、衛致楚」，收局見晉文「霸業成矣」，而策命「直可追配〈文侯之命〉一篇，春秋時不多得」。每局除了「軍機」，浦起龍也不斷點出「文德」：「易帥曰『尚德』，照前文教，照後德政」、「先軫善於回翔，與尚德應」、「晉以恭謹對輕慢」、「子玉驕氣，每與晉反對」等。「奇正」的對偶是融貫於開局、正局、收局的框架，更重要之處在於文章「頻逗德、禮等字」、「德字統攝」，由一「德」字統攝所有格局，這和方苞單獨重視對偶分承篇章的方式不同。

又如宣公十二年晉、楚郟之戰，方苞亦關注對稱相映之事：

其兩兩相映，則與諸戰略同。楚人致師，鮑癸以其有辭而免之；晉人請戰，

<sup>110</sup> 清·方望溪口授，王兆符傳述：《左傳義法舉要》（臺北：廣文書局，1977），頁23-24。

<sup>111</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3，頁6下。

楚潘黨以其有辭而免之。……樂書之言，則趙朔稱善；卻克之言，則隨季稱善。趙嬰齊以舟具而先濟，趙旃之兄與叔父以良馬而先濟。趙旃前以遇大敵棄車而走林，後以失良馬棄甲而走林。逢大夫二子之尸、連尹之尸，知罃之囚、公子穀臣之囚。凡事皆兩兩相映，如錦繡組文，觀者但覺者悅目，而無從覓其針功，後有作者，不可及也矣。<sup>112</sup>

文中列舉人事確實都屬對稱，但敘事本有主賓輕重，包含不同層次的結構，方苞此處似將所有敘事置列於同一平臺，綱舉目張之間缺乏條理。因此羅軍鳳批評方苞打亂了敘事的流暢、完整度，具有偏執於「對稱」的「八股」式情趣。<sup>113</sup>反觀浦起龍仍舊是從謀篇布局切入：

邲又大戰之一，歸宿在楚莊定霸。晉以軍佐復而師進，楚以令尹果而轅北，此為首幅。鄭戍之誘，楚宰之成，局勢一拓；楚之致師，晉之二憾，局勢一迎，此皆衍幅。晉三軍之敗績，楚七德之偃武；完戰事，成霸業，此為面幅終焉。汪洋浩蕩，順軌安瀾。<sup>114</sup>

首句將文章歸宿於「楚莊定霸」，如同城濮之戰「成晉霸也」，先揭櫫戰爭意旨。之後分為「首幅」、「衍幅」、「面幅」，亦類似上述「開局」、「正局」、「收局」，敘事結構分明。選文再藉眉批適時說明各段篇幅之外，還分析主位客位的變動，提示隨會之言「預照出楚莊成霸大略」、荀首之語「伏晉敗」、韓厥謂「師不用命」也為「敗徵點眼」。文中還有主筆、夾筆、暇筆等評點，從字句段落到語意篇旨各有所屬，非止於強調整齊對偶的思維。

方苞除了《左傳義法舉要》，還編有《古文約選》，成書於雍正 11 年（1733）。〈古文約選序例〉談到古文義法的發展及編纂用意：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誦古文。」周以前書皆是也。自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而不蕪

<sup>112</sup> 清·方望溪口授，王兆符傳述：《左傳義法舉要》，頁 23-24。

<sup>113</sup> 「這種『無微不至』的對稱分析已將完整的敘事完全打亂，原本流暢的敘事沒有了主次、詳略，倒是用『對稱』法則生硬地分割、重組了一回，如此的傳文卻被作者視為『錦繡組文』，悅目賞心，這只能說明作者偏執於『對稱』的『八股』式情趣。」羅軍鳳：《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頁 356。

<sup>114</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 4，頁 9 上。

者為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肆也。……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剝。其次《公羊》、《穀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故於韓取者十二，於歐十一，餘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為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雖然，此其末也。先儒謂韓子因文以見道，而其自稱則曰：「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辭。」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躬蹈仁義，自勉於忠孝，則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於此。是則余為是編，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sup>115</sup>

方苞此處「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為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是以古文為時文的文學主張。將時文、古文會通並舉是遠從南宋，近自明代以降形成的風氣，在清初文壇亦是一普遍現象，浦起龍《眉詮》也身處這大環境的學風，自然關心時文創作，甚至有意將古文定位為時文淵源。如《左傳》鈔〈楚聲子復伍舉〉總評：「問所問，答所答，不浮一語。言外意即在言中，創格齊整，開出一篇時藝式，又一奇也。」<sup>116</sup>或是主張韓愈〈與于襄陽書〉「先雙行，後單注。其雙行也，層層以下，位托上位，如今八股式，歸重在對股」、<sup>117</sup>朱熹〈上宰相書〉「章法勻整，已開制藝之先」、<sup>118</sup>馬端臨〈市糴考序〉「竟似一篇時藝體」，<sup>119</sup>消弭古文、時文的文體痕跡，此其一。<sup>120</sup>

第二，方苞《古文約選》雖亦歸納唐宋作家對秦漢典籍的借鑑，但多以總論作

<sup>115</sup> 清·方苞：《方望溪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集外文」，卷4，頁303。

<sup>116</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6，頁12上。

<sup>117</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47，頁25上。

<sup>118</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77，頁7上。

<sup>119</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78，頁11下。

<sup>120</sup> 將八股文之體式上溯《左傳》並非浦起龍獨創，康熙晚期馮李曄《左繡》就已認為《左傳》許多文法皆藏有八股結構。詳見蔡妙真：《追尋與傳釋——《左繡》對《左傳》的接受》（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456-457。

家整體風格為主，如〈古文約選序例〉點出韓愈汲取《左》、《史》的創作素材：「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sup>121</sup>〈春秋論下〉之評語也談及歐陽修的創作淵源：「歐公敘事倣《史記》，諸體效韓文，而論辨法荀子。」<sup>122</sup>但鮮少有具體指引，而且圈點或評語上都比一般古文選本較為簡易，編纂側重在選文，符合書名「約選」一詞。浦起龍《眉詮》則專從各篇文章分析，而且多涉及布局結構。我們以韓愈、歐陽修為例：

廬陵〈宦者傳論〉之祖。（《穀梁傳》〈閻弒吳子餘祭〉總評）<sup>123</sup>

繇辭脫胎〈齊太公世家〉。（韓愈〈毛穎傳〉眉批）<sup>124</sup>

節首乃用龍門合傳法。（韓愈〈張中丞傳後敘〉眉批）<sup>125</sup>

開局闕璋，〈平淮西碑〉之祖。（司馬相如〈詰蜀〉眉批）<sup>126</sup>

收捲齊備，中壘創之，昌黎〈上宰相書〉倣之。（劉向〈言災異封事〉眉批）<sup>127</sup>

布勢乃從賈生脫化。（歐陽修〈本論〉總評）<sup>128</sup>

此處可以看到《眉詮》不僅點出《左傳》到韓、歐的創作理路，還包括《穀梁傳》、《史記》、司馬相如、劉向、賈誼等人對韓、歐的啟發，評點皆能清楚告訴讀者文體法式中的祖武關係。習文者若按照古文中的造言修辭、文意安頓以經營時文，而時文融合古調，也更能接近古文氣韻風神的藝術效果。雖然方苞〈古文約選序例〉肯定《左傳》、《史記》義法最精，但限於各自成書，首尾兼備，故未收入《古文約選》，讀者自然也無法看出《左傳》、《史記》的相承關係，再加上方苞不以鍛句鍊字為重，浦起龍在這方面較為明確有據。

<sup>121</sup> 清·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4，頁304。

<sup>122</sup> 清·和碩輯：《古文約選》第2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頁499。

<sup>123</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9，頁18上。

<sup>124</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51，頁5上。

<sup>125</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51，頁8上。

<sup>126</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34，頁6下。

<sup>127</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36，頁6上。

<sup>128</sup>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58，頁11上。

第三，龔鵬程分析古文系譜，主張古文有二次典範轉移：韓愈至茅坤為第一變，歸有光以後一變，為第二階段，姚鼐再變為第三階段。其中歸有光式的新古文觀是將古文淵源或學習典範上推自《左傳》，方苞也屬於這一階段：

由方苞之說，亦可見他們雖以六經為典範，但六經其實只是虛說，乃是高曾祖禰，尊而不親；真正效法作文時，下手的地方，卻以《左傳》、《史記》為主。<sup>129</sup>

而且不僅方苞《古文約選》、《左傳義法舉要》，林雲銘《古文析義》、吳楚材《古文觀止》也都步趨歸有光式的古文觀。

誠然，將《左傳》納入古文系統，視為古文典範確實是歸有光式的特點，浦起龍《眉詮》的編排也是以《左傳》為先，似能納入這項階段。但就整個脈絡發展來看，源頭可能相近，但實際的流變卻各有不同。方苞固然在〈古文約選序例〉肯定《左傳》、《史記》，不過此文的論述基調是以唐宋文為學習對象，由唐宋八大家入手以求《左》、《史》、《公》、《穀》、《語》、《孟》之義法，一方面可上溯《左》、《史》之義法典範，有益制舉墨卷；<sup>130</sup>一方面藉此探求忠孝仁義等政教之志，有裨於世教。而浦起龍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展現古文系統融液於六經道法的源流發展，從《左》、《公》、《穀》、《語》、《策》、《史》，到漢、六朝、唐、宋等文皆有脈絡潛通，每篇文章都和其他選文互有關聯，和方苞約取唐、宋八家之文的路徑不同。

方苞選擇唐宋文為效法對象並無不妥，因為從歸有光典範轉移的呼籲，到具體成為士子教材必得透過不少人事推動，非一蹴可幾。清初的古文選本包含浦起龍《古文眉詮》、林雲銘《古文析義》、吳楚材《古文觀止》、謝有輝《古文賞音》在內，他們都有塾課坊選的性質，導向課試程文的效用，但不能否認這些古文選本正致力於將《左》、《史》這古文正宗程式化、世俗化，一旦《左》、《史》、《公》、《穀》、《語》、

<sup>129</sup> 龔鵬程：〈六經皆文：晚明對《春秋》三傳、《禮記》等書的文章規範化〉，《六經皆文：經學史／文學史》，頁 161。

<sup>130</sup> 「方氏編《古文約選》，以唐宋八大家為門徑；《左傳義法舉要》與《史記評語》，復以《左》、《史》為義法典範。於是有法可尋，有門可入，此為義法之初階，所謂有常法，有定法者。」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507-508。

《策》形成制藝格法的指導圭臬，那麼就不再是遙不可及，只能神契心領的典範象徵，這也是歸有光式的古文所帶來的繼響，晚明清初古文選本評點興盛之因也可由此一窺。

換言之，上推《左》、《史》為古文正宗、古文典範，初步仍以精神式或象徵性的意義居多，縱使歸有光已研究箇中義法，完成不少評點著作，但對一般士人而言，唐宋文還是最快上手，最有可能發揮實際效益，作為具體的文章法度。漁洋山人王士禛（1634-1711）就呼籲時人作文必須調整取法對象：「今之學者，為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皆無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詭，舒而不俗，可以傳矣。」<sup>131</sup>現實面仍是尊法唐宋文，連歸有光也是由唐宋而洄溯秦漢。<sup>132</sup>

但同樣面對唐宋文，方苞《古文約選》的目光也僅集中在韓、柳等八大家，浦起龍另又收錄陸贄、杜甫、李華、獨孤及、顏真卿、李翱、皇甫湜、杜牧、李德裕、孫樵、舒元興、王禹偁、范仲淹、錢公輔、蘇舜欽、司馬光、張載、程頤、張耒、晁補之、黃庭堅、李格非、陳亮、朱熹、馬端臨等作者之文，廣收並蓄，多元兼容，非僅以八大家為唯一指標，<sup>133</sup>相形之下，方苞的選文視角較為單向鮮明，這也是曾游於浦起龍門下的錢大昕所批評的——「未嘗博觀而求其法」。

## 六、結語

明、清古文選本選錄《左傳》者不少，而且多置於諸文之首，定位為文章之祖，

<sup>131</sup> 清·王士禛：〈半部集序〉，《蠶尾文集》，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3冊（濟南：齊魯書社，2007），卷1，頁1790。

<sup>132</sup> 清代四庫館臣評曰：「自明季以來，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有光實有力焉，不但以制藝雄一代也。」見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72，頁2329-2330。

<sup>133</sup> 例如以唐代作家來說，浦起龍不只肯定韓、柳，他亦稱許李翱之文：「有唐作者，足以差肩韓、柳，吾必曰習之」，也曾稱美杜牧：「樊川於韓、柳二家外，別出門庭，亦一時之傑」，可見其編選態度不尊尚某家、固守一方。見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55，頁25上；卷56，頁10上。

不過《左傳》卷帙浩繁，如何揀擇選編正考驗作者們的眼光、才識與學養。但更重要的是，既然《左傳》是千古文章之嚆矢、歷代文家不祧之宗，那麼選本要呈現哪些典範津筏？在歷來的接受歷程中，文學的歸宿與積累又是何種面貌？這是每位選家透過評選必須回應的本質問題。

李衛軍說：「從總體上看，以文論《左傳》者對經義及史事的分析，並不比經學家及史學家所論更有深度，甚至也不比從經學、史學角度評點《左傳》者所論更為廣泛。」<sup>134</sup>如果以《春秋》經傳等著作為標準，浦起龍《左傳》鈔的經史見解自然無法與其相比，但回到古文選本的系統中，純粹的文章學、修辭學並非主流，若單以遣辭擒藻等文法為標竿，無形中窄化了古文的意涵，亦侷限《左傳》一書之經典價值。浦起龍昌明《左傳》經學之功，揭櫫《左傳》著實以彰顯善惡是非，並從《左傳》統觀春秋世變，這也是以往《春秋》學解經系統的特點。評點內容又涉及史學，展示資鑑勸懲、論世蓄德等垂戒思想，除了為後人展示古文正宗仍是以嗣續六經奧旨、闡發先聖義蘊為本務，也突顯他湛於經史的治學路數。

回到《眉詮》一書，浦起龍選文廣收並蓄，多元兼容，不只專主唐宋八大家，這和方苞《古文約選》的立意即有不同。而且《眉詮》具體從造言修辭、文意安頓、氣韻風神等角度，點出《左傳》、《史記》與之後作家的承變，這字詞句法的鈎勒之間也較方苞來得詳細。雖然方苞、浦起龍二人都看重《左傳》，但方苞仍傾向主從唐宋八大家入手，上溯《左傳》、《史記》乃至於《論語》、《孟子》等古文根源，浦起龍則建立一套上自《左傳》、《史記》，下至朱熹、馬端臨的古文發展，前後旁通，總其趨勢。當王昶、錢大昕等輩糾舉方苞與其他桐城文家時，浦起龍的古文選本已為批評之先聲。

---

<sup>134</sup> 李衛軍：《〈左傳〉評點研究》，頁 87。

附錄：清代康熙朝通代古文選本取選《左傳》篇章表<sup>135</sup>

魯公	左傳篇名	金聖歎	孫琮	林雲銘	徐乾學	吳楚材	過珙	謝有輝	浦起龍
隱 1	元年春王正月								○
隱 1	鄭伯克段于鄆	○	○	○	○	○	○	○	○
隱 3	周鄭交質			○		○	○	○	○
隱 3	宋穆公卒		○						○
隱 3-4	衛州吁之亂		○	○	○	○	○	○	○
隱 5	公矢魚于棠		○	○	○	○	○	○	○
隱 6	鄭伯侵陳				○				
隱 6	鄭伯如周								○
隱 9	鄭人敗戎師		○					○	○
隱 11	滕薛來朝		○	○				○	○
隱 11	魯齊鄭伐許	○	○	○	○	○	○	○	○
隱 11	鍾巫之變								○
桓 2	郟大鼎之賂		○	○	○	○	○	○	○
桓 2	晉曲沃								○
桓 5	蔡衛陳從王伐鄭		○	○					○
桓 6	楚武王侵隨		○	○	○	○		○	○

<sup>135</sup> 李衛軍曾列舉清初至乾隆間重要的古文選本：「在古文選本方面，影響較大者，有金聖歎的《天下才子必讀書》，孫琮《山曉閣古文選》、儲欣之古文選本，過珙的《古文覺斯》，林雲銘《古文析義》，徐乾學奉敕所選《古文淵鑑》，吳楚材、吳調侯所選《古文觀止》，謝有輝《古文賞音》，浦起龍《古文眉詮》，于光華《古文分編集評》等。」其中「儲欣之古文選本」若指《古文選七種》中的《左傳選》，雖然選文有 387 篇，但此書是由儲欣門人及其子儲芝、孫儲掌文、從孫儲在文所編選，遲至雍正 4 年（1726）付梓而成，況且《左傳選》不完全符合通代古文選本的性質，故不採；而于光華《古文分編集評》成書於乾隆年間，亦不錄。故選本計有：金聖歎《天下才子必讀書》、孫琮《山曉閣古文選》、林雲銘《古文析義》、徐乾學《御製古文淵鑑》、吳楚材《古文觀止》、過珙《古文評註》、謝有輝《古文賞音》、浦起龍《古文眉詮》8 本。另外，此表主要呈現浦起龍《眉詮》與康熙朝古文選本取選《左傳》的數量差異，選文題目統一採用《眉詮》的定名，若有《眉詮》未選之文則另採其他選本，而以通行、普遍為主。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產獻捷」一文，金聖歎《才子》取選為〈子產戎服獻捷〉，孫琮《山曉閣》與林雲銘《析義》取選為〈子產獻陳捷于晉〉，因此表格中《左傳》篇名則稱之〈子產獻陳捷于晉〉。再者，孫琮《山曉閣》的篇名皆採《春秋》經文，稍嫌冗長，為求表格篇幅之精簡，故本文另行調整，如僖公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改為〈天王狩于河陽〉、宣公二年〈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改成〈宋鄭戰于大棘〉、昭公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改成〈天王入于成周〉等，並不影響選文的數目統計。見李衛軍編著：〈前言〉，《左傳集評》，頁 35。

桓 6	子同生								○
桓 8	隨少師有寵		○				○	○	○
桓 11	楚敗鄖師于蒲騷		○					○	○
桓 12	楚伐絞								○
桓 13	楚屈瑕伐羅		○	○	○			○	○
莊 4	楚武王卒于伐隨								○
莊 6	楚文王滅鄧								○
莊 8	齊人弑襄公桓公立		○					○	○
莊 10	公敗齊師于長勺		○	○	○	○	○	○	○
莊 14	鄭殺傅瑕及原繁		○	○					○
莊 22	陳敬仲奔齊		○	○					○
莊 28	晉驪姬嬖		○		○			○	○
莊 28	楚易令尹								○
閔元	晉作二軍								○
閔 2	鄭棄其師			○					
閔 2	晉使大子伐皐落氏		○		○				○
僖 4	盟于召陵	○	○	○	○	○	○	○	○
僖 4	晉申生縊							○	○
僖 5	晉重耳夷吾出奔								○
僖 5	晉滅虢滅虞	○	○	○	○	○	○	○	○
僖 7	盟于甯母		○		○				○
僖 9	會于葵丘	○		○		○		○	○
僖 9	盟于葵丘								○
僖 9	晉荀息復言		○	○			○	○	○
僖 12	管仲辭上卿之饗							○	
僖 13	秦與晉糴							○	
僖 15	晉秦韓之戰	○		○	○			○	
僖 15	晉呂甥作州兵		○	○				○	○
僖 15	陰飴甥對秦伯	○		○	○	○			
僖 22	宋及楚戰于泓	○	○	○	○	○		○	○
僖 23	晉重耳十九年于外	○	○		○		○	○	○
僖 24	晉重耳反國		○	○		○		○	○
僖 24	介之推不言祿	○	○	○		○	○	○	○
僖 24	富辰諫王以狄伐鄭				○				○
僖 26	魯展喜犒齊師	○	○	○	○	○	○	○	○
僖 27	楚圍宋戍穀		○						○
僖 27	晉文圖霸				○			○	○
僖 28	戰于城濮		○	○	○				○
僖 28	衛甯俞之忠	○	○	○			○	○	○

僖 28	天王狩于河陽		○						
僖 30	晉人秦人圍鄭	○	○	○	○	○	○	○	○
僖 32	秦伯出師襲鄭	○	○	○	○	○	○	○	○
僖 33	秦人滅滑		○	○	○		○	○	○
僖 33	晉敗秦師于殽	○	○	○	○		○	○	○
文 1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	○		○					○
文 2	秦晉戰于彭衙		○	○					○
文 2	秦伯猶用孟明								○
文 2	躋僖公				○				○
文 3	秦伯伐晉		○		○				○
文 4	甯武子來聘		○	○					○
文 7	宋成公卒		○		○				○
文 7	晉立靈公	○	○	○					○
文 7	晉卻缺說趙宣子				○				
文 13	晉人復土會			○					○
文 15	季文子譏齊侯不免	○							
文 16	楚人伐庸以定亂							○	
文 17	鄭子家致書趙宣子	○	○	○		○		○	○
文 18	季文子出莒僕			○	○				○
宣 2	宋鄭戰于大棘		○						
宣 2	趙盾弑其君		○				○	○	
宣 3	楚子問鼎	○	○	○	○	○	○	○	○
宣 3	鄭穆公卒								○
宣 4	楚越椒之亂		○						○
宣 11	楚子入陳			○	○			○	○
宣 12	楚子入鄭			○	○			○	○
宣 12	戰于邲	○	○	○	○			○	○
宣 12	晉師歸	○		○					○
宣 14	楚子圍宋								○
宣 15	宋人及楚人平		○						○
宣 17	士會請老								○
成 2	齊衛新築之戰				○				
成 2	晉卻克敗齊於鞍			○				○	
成 2	晉韓厥追及齊侯		○	○					○
成 2	齊國佐不辱命	○		○	○	○	○	○	
成 2	巫臣取夏姬		○						○
成 2	士燮後入				○				○
成 2	晉鞏朔獻齊捷于周				○				
成 3	知罃歸晉	○	○	○	○	○	○	○	○

成 6	晉韓厥謀遷國				○				
成 6	晉欒書從善								○
成 8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					
成 8	莒城惡	○							○
成 9	晉人歸楚鍾儀		○						○
成 13	成子受賑				○				○
成 13	呂相絕秦	○	○	○		○	○	○	○
成 16	戰于鄢陵		○		○			○	○
成 16	晉人執季孫行父		○						
成 18	晉人立悼公								○
成 18	晉悼公復霸				○				
襄 2	鄭成公卒								○
襄 3	祁奚請老		○		○				
襄 3	魏絳以刑佐民		○		○			○	○
襄 4	叔孫豹如晉	○	○	○				○	○
襄 4	魏絳論和戎								○
襄 8	鄭人侵蔡								○
襄 8	鄭及楚平		○						○
襄 9	同盟于戲		○						○
襄 10	晉滅偃陽								○
襄 10	王叔與伯輿爭政		○						○
襄 11	鄭致諸侯								○
襄 13	晉悼公緜上治兵				○				
襄 14	會于向	○	○	○		○		○	○
襄 14	遷延之役		○						○
襄 14	晉師曠論衛人出君				○				
襄 15	宋子罕辭玉				○			○	
襄 17	宋太宰為平公築臺		○					○	
襄 18	晉會諸侯圍齊		○						○
襄 21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	○		○				○
襄 21	晉欒盈出奔		○	○		○			○
襄 22	子產對晉徵朝		○	○					
襄 22	楚殺令尹子南							○	○
襄 23	范氏滅欒氏		○						○
襄 23	臧孫紇出奔		○						○
襄 24	子產寓書范宣子	○	○	○	○	○	○	○	○
襄 25	晏嬰不死君難	○		○		○	○	○	
襄 25	齊崔杼弑其君		○						○
襄 25	子產獻陳捷于晉	○	○	○					

襄 25	子產然明論政				○				
襄 26	楚獲鄭皇頡印堇父			○					
襄 26	楚聲子復伍舉		○	○					○
襄 27	盟于宋		○						○
襄 29	吳公子札出聘	○	○	○	○	○	○	○	○
襄 30	子皮授子產政		○						○
襄 31	子產壞晉館垣	○	○	○		○	○	○	○
襄 31	子產擇能而使		○		○				○
襄 31	子產不毀鄉校				○			○	
襄 31	子產論尹何為邑	○	○	○	○	○	○	○	○
襄 31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				○				
昭元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		○		○		○	○
昭元	晉趙文子會楚于虢		○	○					○
昭元	劉定公勞趙孟于穎		○						○
昭元	叔孫歸								○
昭元	晉敗狄于太原								○
昭元	子產論晉侯疾				○				
昭 2	韓宣子來聘								○
昭 3	張趯智在君子後	○		○					
昭 3	晏嬰叔向論齊晉	○	○	○	○			○	○
昭 3	晏子辭宅							○	
昭 3	鄭罕虎如晉	○							○
昭 4	楚椒舉如晉求諸侯	○	○	○					○
昭 4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				
昭 4	大雨雹		○		○				○
昭 5	公如晉		○		○				○
昭 5	韓宣子如楚		○		○				○
昭 5	吳蹇由犒師	○		○				○	○
昭 6	鄭人鑄刑書		○	○	○				
昭 7	芊尹無宇對楚子				○			○	
昭 7	鄭人相驚以伯有								○
昭 7	孟僖子屬二子學禮於孔子				○				○
昭 8	晉師曠論石言				○				
昭 9	詹桓伯讓晉爭閭田	○		○					
昭 9	晉屠蒯諫平公				○				
昭 10	諸侯大夫如晉葬平公								○
昭 12	晉侯以齊侯宴								○
昭 12	楚子次于乾谿	○	○	○	○	○	○	○	○

昭 14	叔向不私親			○					
昭 15	晉荀吳不納鼓叛人	○	○	○	○				
昭 16	子產辭韓宣子請玉環	○	○	○					
昭 17	郟子論官名				○				
昭 18	周原伯魯不說學								○
昭 20	伍員入吳		○						○
昭 20	晏子論誅祝史		○	○	○				○
昭 20	晏子侍齊侯于遄臺	○		○	○			○	○
昭 20	子產卒			○		○	○	○	○
昭 23	楚城郢		○						○
昭 25	鄭子太叔對趙簡子論禮				○				
昭 25	鸛鳴來巢								○
昭 25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						○
昭 26	天王入于成周		○						
昭 26	晏子論禮可為國		○		○				
昭 27	扈之會		○						
昭 27	公居于鄆								○
昭 28	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
昭 28	賈辛將適其縣								○
昭 28	梗陽人有獄			○				○	○
昭 29	仲尼論晉鑄刑鼎				○				
昭 30	伍員肆楚		○						○
昭 31	公在乾侯								○
昭 31	郟黑肱以濫來奔		○		○				○
昭 32	仲孫何忌與大夫會		○						
定元	公之喪至自乾侯		○						○
定 4	盟于臯鼫		○		○				○
定 4	吳入郟		○						○
定 4	申包胥乞師			○					○
定 10	夾谷之會			○	○		○	○	
定 14	吳越戰于檣李								○
定 14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					
哀 1	吳許越成	○	○	○		○			
哀 1	楚子西論夫差將敗				○				
哀 6	楚昭王卒		○						○
哀 6	齊陳乞召立陽生			○					
哀 11	齊師來伐戰于魯郊		○						○
哀 11	訪田賦		○		○				○

哀 12	衛侯會吳于鄆		○	○					○
哀 13	會于黃池		○						○
哀 16	白公勝之亂		○	○				○	○
哀 27	知伯貪而復								○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  
宋·李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宋·程顥、程頤撰，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明·劉祜編選：《文章正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清·方苞：《方望溪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
- \* 清·方望溪口授，王兆符傳述：《左傳義法舉要》，臺北：廣文書局，1977。  
清·王士禎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禎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清·王昶：《春融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 清·吳楚材、吳調侯選注，安平秋點校：《古文觀止》，北京：中華書局，1987。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
- \* 清·和碩輯：《古文約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
- \* 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初編）》，臺北：廣文書局，2001。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孫琮：《重刊山曉閣古文全集》，清道光遺經堂刻本。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清乾隆9年三吳書院刻本。  
清·浦起龍：《三山老人不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浦起龍：《釀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曾國藩著，馮曉林審訂：《曾國藩文集》，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  
清·聖祖玄燁選，徐乾學等編注：《御製古文淵鑑》，清康熙49年武英殿刻五色套印本。  
清·過拱：《古文評註全集》，臺北：宏業出版社，1975。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清·謝有輝：《古文賞音》，清嘉慶3年長洲紅杏齋刊本。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 二、近人論著

\* 付瓊：《文學教育視角下的文學選本研究：以家塾文學選本為中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朱金水：《〈古文淵鑑〉選評《左傳》研究》，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20。

\* 李衛軍：《〈左傳〉評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 李衛軍編著：《左傳集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周光慶：《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孫旭紅：《居今與志古：宋代《春秋》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8。

\*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黃肇基：《鑒奧與圓照：方苞林紓的《左傳》評點》，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劉奕：《乾嘉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蔡妙真：《追尋與傳釋——《左繡》對《左傳》的接受》，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3。

盧思逸：《浦起龍《古文眉詮》選評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8。

鄭健行：《科舉考試文體論稿：律賦與八股文》，臺北：臺灣書店，1999。

羅軍鳳：《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龔鵬程：《六經皆文：經學史／文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Kao Ping, *Bi Shi Shu Ci Yu Gu Wen Yi Fa- Fang Bao “Jing Shu Jian Wen Zhang” Kao Lu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Records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Ancient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 Study of Fang Bao’s “Jing Shu Jian Wen Zhang”]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Co., 2016).
- [*Jin*] Du Yu, [*Tang*] Kong Yin Da, *Chun Qiu Zuo Zhuan Zheng Yi* [The Explanation of Chun Qiu Zhuo Zhua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 [*Qing*] Fang Wang Xi, Wang Zhao Fu, *Zuo Zhuan Yi Fa Ju Yao* [Essential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the Commentary of Zuo] (Taipei: Kwang Wen Book Company, 1977).
- Fu Qiong, *Wen Xue Jiao Yu Shi Jiao Xia De Wen Xue Xuan Ben Yan Jiu: Yi Jia Shu Wen Xue Xuan Ben Wei Zhong Xin* [Research on Literary S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ducation: Focusing on Private Tutor Literary Selections]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Qing*] He Shuo, *Gu Wen Yue Xuan* [The Commentar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Taipei: Chung Hwa Book Company, 1969).
- Li Wei Jun, *Zuo Zhuan Ping Dian Yan Jiu* [A Study of the Commentary on Zuo Zhu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4).
- Li Wei Jun, *Zuo Zhuan Ji Ping*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Zuo Zhu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Qing*] Lin Yun Ming, *Gu Wen Xi Yi He Bian*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Ancient Textual Analysis] (Taipei: Kwang Wen Book Company, 2001).
- Sun Xu Hong, *Ju Jin Yu Zhi Gu: Song Dai Chun Qiu Xue Yan Jiu* [The Comparison of the Present with the Ancient: A Stud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tudies in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4).
- [*Qing*] Wu Chu Cai, Wu Tiao Hou, An Ping Qiu, *Gu Wen Guan Zhi* [The Finest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87).

